

## 痛苦，就用幽默去代替

徐小燕

東吳大學物理系秘書

一本薄薄的書，大概只有 120 頁左右，每一頁都只有半個篇幅，嚴格說來這是一本 60 頁的小冊子，書名是《爸爸，我們去哪裡？》

不知怎麼地，最近常想起爸爸。所以在書店裡，看到這本書的時候，直覺地拿起來閱讀！

翻到蔡詩萍的序〈有一天，我會跟女兒說，關於這本書裡爸爸的故事〉，邊看邊拭淚，在公共場所，偷偷掉下淚來，是件難為情的事，基於這樣的心態，便把書拎回家了！

我並不是因為蔡詩萍的專文導讀而買書，而是因為他的序讓我很感動。閱讀後，我知道，我並不是因為序讓我感動，而是書中的情節有時讓我發笑，有時讓我憂傷，有時是慶幸，有時是喟嘆，一本小書裡，糾結了許多矛盾的思緒，但說實在話，慶幸多於感傷，喟嘆多於發笑！

這本書是一個父親寫給兩個孩子的長信，可是他的孩子永遠也讀不懂，並且也讀不到。因為他的孩子都是重度殘障者！

生一個有障礙的孩子已經夠難過了，這個爸爸卻連生了兩個殘障兒。他用詼諧的口吻說：「每個人看待這件事，就像是一場地震，或者是世界末日，總之，就是那種一輩子只會發生一次的事情。而我，我遇上了兩次世界末日。」可是對面這兩次世界末日，他帶著笑容解釋並且努力地為孩子做些事情。

然而，畢竟是平凡人，喜怒哀樂的出口，工作煩悶的發洩等都會造成傷害，他對孩子有時也會失去耐心，認為孩子腦子裡長的都是稻草，討厭孩子重複的言語，討厭孩子只會發出吵鬧的聲音，要花極多的費用為孩子裝支架，要煩惱他們像終年鏟地的老農夫一樣逐漸彎曲的身體……，原本當父母的喜悅是來自孩子的成就，一點點進步都足以讓人雀躍，但作者知道他不會有這樣的喜悅，因為他的孩子什麼都不會做。

其實他的孩子是聰明的小孩，是研究學者，計算著無窮無盡的算式，講的是拉



《爸爸，我們去哪裡？》，  
尚路易·傅尼葉著/黃琪斐譯，  
寶瓶文化，2009。  
ISBN：9789866745812，  
典藏地：中正圖書館，  
索書號：876.6 2377

丁文或希臘文，但當太陽升起的那一刻，為了不被打擾，為了不讓人起疑，就恢復智障兒的模樣，他們假裝自己不會說話，假裝聽不懂以避免回答，因為可以逃避上學、做功課，因為夜晚很努力，所以白天必須要放輕鬆做些傻事！這是他的幻想，孩子是天使，只有在夜晚才會有正常的裝扮！

有時他也很愧疚地說：「我為了把你們生壞了這件事，向你們道歉！」

「多虧有你們，我得到了正常孩童家庭所得不到的好處。我不用為你們的課業和未來的職業選擇而操心，也不用為應該選擇自然組或社會組而猶豫不定，更不用為了你們將來要做什麼而煩惱。」

人在面對挫折的時候，只能勇敢去正視它。

痛苦，就用幽默去化解。

當你記得幽默的時候，痛苦自然不會相隨！

傅尼葉這個老爸一直到70歲才把這樣的遭遇寫成一封長信，用魯迅的筆，這是一種「阿Q精神」，但他比阿Q還要有智慧的是有一種積極的樂觀的想法，在書裡你可以看見他的心情轉折，看見他如何在痛苦的日子裡，尋求跟孩子和生活的平衡。

同時在這封長信裡，我們還可以更了解殘障孩子的純真良善，沒有貴賤的眼光，沒有階級的歧視，看待任何人事物，都是微笑面對，欣然迎接。在被社會化之後的小孩，總缺乏一種童真，勢利的言語，伶牙俐齒，讓我非常不欣賞！偶爾遇到一個天真的小孩，真是上天的厚愛！覺得心靈滿足。

就像蔡詩萍說的「我不可能體會，不可能真正了解的。」我想我們任何一個人，都沒有辦法了解那種家有殘障兒，而能以這樣自嘲方式，幽默言語說出自己「不堪」的父親，至少在中國人的世界裡見不到。

雖然沒有辦法邀請在天上的父親，但我感佩於這個父親的勇敢和智慧，還有那無限的父愛！所以，我還是會說「爸爸，我們出去走一走！」

閱讀的時候，有感動，有反省，或許你也可以讀一讀，或許你也會提「爸爸，我們去那裡，到外頭曬一曬太陽，看一看這世界有多美麗！」